



# 诗意谷雨里栖居

□ 周奉真

谷雨是春天写下的最后一行诗，带着湿润的墨香漫过山川。此时的天地像一幅未干的水彩画，新绿在雨丝里润开，燕子在檐角梳理羽毛，连泥土都泛着清甜的呼吸。当先民在甲骨上刻下“雨生百谷”的注脚，当诗人于纸页间晕染“谷雨春晓”的意象，这个节气便不再只是时光的刻度，而是中国人将日子酿成诗的永恒注脚——在农事的辛劳里，在牡丹盛开的绚烂中，在茶香的氤氲处，在暮色的灯火下，处处可见人对土地的深情、对时光的敬畏，以及在烟火与诗意图间从容栖居的智慧。

谷雨时节，在地上尽是耕耘身影。清晨的雨丝斜斜地穿过竹篱，在青石板上敲出细碎的节拍。农人披着蓑衣走进田畴，犁尖划破湿润的春泥，翻卷出暗褐色的浪花，惊起几只觊觎蚯蚓的鸟雀。这样的场景，早在千年前就被诗人收进诗囊——范成大在《蝶恋花》中写下“村北村南，谷雨才耕遍”。江南的水田里，新翻的泥土泛着金属般的光泽，青秧尚未插下，田埂已被雨水洗得发亮，像一条条蜿蜒的翡翠丝带。此时的蛙声还藏在芳草深处，却有布谷鸟在云隙间啼叫，催着农人赶在节气的节点前播下希望。周朴的“农事蛙声里，归耕草色中”，则为谷雨的田野蒙上一层朦胧的诗意。当暮色漫过田垄，农人荷锄而归，脚边的野草沾着水珠，在夕照里闪烁。他们走过的田埂上，新播的种子正在泥土里酝酿萌发的力量，正如元稹诗中“叶间鸣戴胜，泽水长浮萍”所写，戴胜鸟在柔枝枝头梳理羽冠，浮萍在积水中悄然扩散，这些细微的物候变化，都是自然写给农人的密语，提醒着他们时光的流速与耕耘的时序。在水车吱呀的转动声

中，在白鹭掠过池塘的弧线上，农事不是机械的劳作，而是人与土地的对话。当农人弯腰插下第一株秧苗，水面倒映出他们的身影，与天边的云影重叠，构成一幅流动的《耕耘图》。这让我想起敦煌壁画里的农耕场景，千年时光流转，不变的是人类对土地的依赖与敬畏——谷雨的雨水，是自然赐予的甘霖，而农人手中的犁铧，正是写下大地诗篇的笔锋。

谷雨时节，牡丹灼灼，燃烧着春末的热烈。谷雨时节的牡丹开得肆无忌惮，层层叠叠的花瓣在雨中绽放，像被打翻的胭脂盒，将青山染成半阙锦句。刘禹锡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的惊叹穿越千年，在花影摇曳中化作具象的绚烂——那些碗口大的花朵，红如赤霞，粉若凝脂，白似瑞雪，连露珠落在花瓣上，都被衬得格外晶莹，仿佛美人垂泪时缓在腮边的明珠。梅尧臣见过开至浅红的牡丹，在《四月三日张十遗牡丹二朵》中写下“已过谷雨十六日，犹见牡丹开浅红”，此时的牡丹虽不及初绽时浓烈，却多了份历经风雨的从容。花瓣边缘微卷，像是诗人笔尖的留白，恰到好处地露出花蕊的金黄，正如《牡丹

亭》里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”的唱词，牡丹的盛放从来不是单薄的美丽，而是对春天最后的告别仪式。它们选择在春将尽时绽放，用极致的绚烂对抗时光的流逝，连凋零都带着庄严的仪式感——雨后的花树下，零落的花瓣铺成锦毯，却无半分凄凉，反似大地收下的聘礼，等待化作春泥滋养来年的繁华。古人说“谷雨三朝看牡丹”，这不仅是赏花的雅趣，更是对生命张力的礼赞。牡丹的国色天香里，藏着中国人对“盛极”的理解——不畏惧时光的催促，不吝啬绽放的力量，在属于自己的时节里，把生命开到极致。这份热烈，恰如谷雨的雨水，酣畅淋漓，毫无保留。

谷雨时节，茶烟袅袅，漫卷着时光的清欢。山寺的钟声在雨雾中散开时，总有茶香顺着青石板路流淌。谷雨前的茶树最是鲜嫩，新芽初展，像婴儿蜷曲的指尖，沾着晨露在枝头颤动。齐己笔下“春山谷雨前，并手摘芳烟”的场景，此刻就在眼前——采茶女的竹篓里，嫩绿的茶芽堆成小山，指尖的温度与茶叶的清香交织，连鬓角的秀发都染上了草木的清芬。她们的动作轻盈如

蝶，在茶树间穿梭，摘下的不仅是茶芽，更是整个春天的精魂。炒茶的铁锅腾起白烟时，老茶农的手掌在锅中翻飞，如抚弄琴弦般翻动茶叶。郑板桥“正好清明连谷雨，一杯香茗坐其间”的闲适，在茶香氤氲中具象为竹椅上的剪影——竹篱边的石桌上，白瓷茶盏里浮着几枚舒展的茶芽，汤色黄绿如琥珀，热气袅袅升起，与檐角的雨丝相遇，在空气里织成透明的网。品一口谷雨茶，初尝微苦，继而回甘，仿佛含着整个春天的阳光与晨露，正如陆希声所言“春醒酒病兼消渴”，这茶汤是自然赐予的甘露，解的是人间的浮躁，润的是岁月的枯肠。茶事里的时光总是缓慢的。从采茶到炒茶，从煮水到分茶，每一个步骤都是对生活的郑重以待。山寺里的老僧，用竹帚扫阶前落花，用陶罐储新收的茶，在茶香与钟韵中，将日子过成一首平仄有致的诗。谷雨茶的妙处，正在于它让时光有了质感——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晨光、雨露、茶香，原来都是生活的诗眼，等着我们去发现，去品味。

时光如流。晨光再次漫过檐角时，新的谷雨悄然降临。雨丝依旧斜

斜地织着，却见茶山上又抽了新绿，田埂边的蒲公英撑开了白色的伞，准备赴一场风的邀约。砚台里的墨色未干，笔锋停在“且将新火试新茶”的句尾，忽然明白，中国人的时间观从来不是线性的流逝，而是周而复始的轮回——就像谷雨的雨水，年年润泽土地；牡丹的花期，岁岁燃烧春光；新茶的嫩芽，季季萌发希望。元稹在《谷雨春晓》中写“山川黛色青”，写“鸣鸠徒拂羽”，看似在叹春去，实则在赞春之永恒。那些被时光带走的，终将以另一种形式归来：落花成泥，滋养新的绽放；茶渣入盏，沉淀岁月的回甘；就连暮色里的灯火，也会在黎明重新亮起。正如方太古笔下“绿蓑青笠有渔舟”，渔舟常在，蓑衣常新，变的是流水，不变的是人与山水相伴的从容。

站在节气的渡口回望，谷雨是春的句点，亦是夏的逗号。古人在诗词里种下的诗意，早已化作我们血脉里的文化基因——让我们在忙碌的日子里，懂得停下脚步看一朵花开，闻一缕茶香，听一场雨声。所谓“诗意栖居”，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而是在烟火日常中，保持对自然的敏感，对生命的热爱，对时光的敬畏。当我们学会在谷雨的雨丝里看见诗行，在耕耘的汗水中读懂馈赠，在暮色的灯火里感受温暖，便已在人间找到了最诗意的栖居之所。

雨还在下，轻轻叩打窗棂。远处的田畴里，农人已经开始插秧，他们的身影在雨幕中若隐若现，恰似天地间行走的诗行——这便是中国人的生活，在节气的流转中，在自然的馈赠里，把日子过成了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，传递了珍惜春光、顺应天时的生命智慧。

## 家住黄河边（外一首）

□ 程胜凤

三电渠引来的黄河水  
灌溉着我们村的土地

多少个春水静静流淌的日日夜夜

庄稼悄悄拔节，桃杏悄悄开花  
多少个少雨的季节  
我们曾为一份春水的润泽而欢喜庆幸  
——家住黄河边

看，四月的油菜花已开满黄河两岸  
来自远方的放蜂人已搭好了帐篷  
以甜蜜命题的梦  
就从那一排排整齐的蜂箱开始了

春水碧于天，春水无处不在  
春水流经黄土高原  
春水流进了每个高原人的心里  
让一座村庄与另一座村庄紧紧相依  
一株庄稼与另一株庄稼紧紧相依  
一滴水与另一滴水汇聚到一起  
便是这春水  
这爱意——  
使我们  
把家安在黄河边

### 黄河岸边的鸟群

这是清晨的兰州黄河岸边  
晨光按动着每个晨练者的手脚  
也按动着那一声声鸟鸣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 
黄河水变得如此清澈  
鸟群突然成了冬日炙热的话题

黄河岸边的鸟群  
它们只是一个开始

## 河西走廊之歌

□ 郭益寿

你是飞天起舞的绿色飘带  
你是祁连山多彩的梦  
你是疏勒河梦幻的海  
你像一首悠扬的牧歌

从遥远的天边轻轻飘来  
你像一串翡翠般的珍珠  
在大地上飞光流彩

叮咚的泉水滋润着绿洲  
明镜一样的海子闪烁着五彩缤纷的色彩  
山风轻轻地歌唱  
晚霞温柔的晕染  
流水跳荡的音符  
田园涌动的浪花  
编织着油菜花般灿烂的未来

## 春天的脚步（外一首）

□ 景协民

春天不是一下子  
就走遍山川大地的  
她总是从东南  
一天一天走向西北  
从低处  
一步一步爬向高处  
就像在我的故乡  
她最先来到龙川河沿岸  
问候每一棵树，每一株草  
和走出大棚的黄瓜、韭菜  
之后走过锁林沟，远门梁，十八坪  
沿着漳河溯源而上  
最后爬上比天还高的露骨山  
轻轻唤醒那些  
隐姓埋名的花花草草  
和一条沉睡了几个月的溪流

### 侧草声

劳累了一天的骡子  
站在槽边吃草  
寸草又被铡了三刀的草  
细得不能再细的草  
父亲用水拌了麦麸的草  
伴着时不时的一声响鼻  
在骡子嘴里  
发出匀称的咔咔声  
这富有节奏的咀嚼  
让骡圈门前经过的我，有时  
以为是玉米在拔节，有时  
以为是河水在解冻，有时  
以为是父亲躬着身  
在挥镰收割熟透了的庄稼

## 陇东之春

□ 王进明

陇东的春天来得有些迟缓。一场冷雨不期而至，溅起的泥土香，唤醒了封冻的小河、蛰伏的小草、光秃秃的树丫，还有那深睡的大地。

雨止，太阳跃上山顶，不过半日便将寒气驱散。举目远眺，苍茫的大地上，山川、沟壑、梁峁，连绵起伏，雄浑而又粗犷。仿若一夜之间，麦田变绿，原野换上了淡雅的春装。绿茵茵的小草、苜蓿、油菜，争先恐后地从地底下探出脑袋，望上一眼，便能撩动人们内心的喜悦。

去年留下的肥田里，春耕已然拉开序幕。轰隆轰隆的农用机械在地里欢快地忙碌着，寂静的乡村热闹起来。农家的老犁具如今或成了摆设，或被收藏在农具博物馆，静静地诉说

着农耕文明的变迁。人们正在抢抓墒情耕种，他们有的驾驶着拖拉机耕地，有的开着旋耕机碎胡整，有的操控着无人机飞向麦地里……

山野间，地头上，五彩的野花竞相绽放，引来了一群群忙碌的蜜蜂和寻春的蝴蝶，个个挥动着翅膀，在花丛中忙碌着。茹河两岸，群山绵延起伏，山的轮廓倒映在水中，如展开的画轴。河上的青柳摇曳着柔枝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，为水边唱歌的野鸭打着节拍，一群麻雀吵闹着从半山腰掠过。放眼看去，缕缕炊烟从桃花杏花簇拥着的农家屋顶袅袅升起。

陇东的春天，如此生机盎然，怎不令人眷恋呢？

了白色的仁，便成了我们的美味。上学的时候，摘一大把，装在书包里，路上吃几颗，味道酸爽得牙根都软了，眉头也皱起来了，但还是想吃。课间跟同学们互相比谁更能吃酸，一个个龇牙咧嘴，表情夸张却口水直流。课堂上有时忍不住，低着头咔嚓咔嚓嚼一个，酸气顺着脊梁骨往上蹿，顿感神清气爽，把瞌睡虫全赶跑了。经常将酸杏子咬开，泡在喝的水里，酸杏遇到热水由绿变黄，但水中却有了酸滋滋的味道，喝着胃口大开，等不及放学就已饿得前胸贴后背。

每到周末，我们一群孩子经常跑到“杏娃山”去玩。“杏娃山”从山脚到山顶都是杏树，结的多是酸涩的、又扁又尖的杏子。我们一棵树一棵树地品尝，像美猴王到仙桃园尝蟠桃一般。

杏子由青变黄的时候，是酸掉牙的时期，我们一般不吃。到六月麦收的时候，杏子就熟了，望着满树黄澄澄的杏子，我们反倒失了兴致，甜甜的杏子吃几个就吃不下了。太多的杏子反倒成了我的负担，由于杏树太大，结的杏子太多，打下来也没处放，母亲就让我每天捡落下来的杏子，捏开后晒成杏干。

后来我在外上学并工作，离开了村子，而老家的旧宅也恢复成了农田。再回到村子，放眼望去全是一望无际的麦田。走在田间地头，回想起那一棵棵杏树，想起绿杏子那酸滋滋的味道，口中不由得生出口水，脑海中却感慨万千。酸酸的杏子就像童年，虽然味道青涩，却总是让人怀念。

带着孩子爬“杏娃山”，摘了几颗酸杏子给孩子吃，孩子尝了一口就不吃了，我把剩下的都吃完了，酸酸的杏子还是让我龇牙咧嘴。妻子笑话我还跟孩子一样，我咧着嘴说：“我是品尝童年的味道呀。”

## 酸杏儿

□ 杨俊荣

杏树是农村最常见的树木之一，每当春风拂过，黝黑的枝干上便生出许多粉白的小骨朵，过不了几天，小骨朵变成白色花瓣挂满枝头，杏树顷刻间变得花团锦簇，分外好看。又一阵春风吹过，花瓣纷纷落下，露出一个个顶着褐色头巾的小绿球。绿球一天天长大，就变成了我小时候最喜欢的酸杏儿。

我的童年在庆阳的农村度过，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棵高高大大的杏树，有的种在院子里，有的种在院子外，更有满山都种满杏树的“杏娃山”。我们一群孩子一放学就攀在杏树上，村子哪里的杏子大，哪里的杏子甜，哪棵树的杏仁是苦的，哪棵树的杏仁是甜的，我们都了然于心。杏子从小被我们吃到大，其在各个时期的味道，我们都一清二楚。然而现在最怀念的，还是杏子青涩时那酸滋滋的味道。

杏子刚长出来时，味道太淡，我们一般不吃。等到杏子生长一个月左右，味道变酸了。再长一个月，有



# 百花

第3315期

陇原春晓

〔水彩画〕

张龙涛 作

## 那些花儿

□ 施建华

花儿热热闹闹地开着，春天的模样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
在北风有些料峭，偶尔还有雪花飘舞的初春，香菜花就悄悄地舒展出它们的嫩叶，开出无数朵米粒大小的粉色或者白色花朵，让你几乎无法察觉到它们的绽放。凑近花瓣认真地嗅，你会闻到一种苦杏仁的清香，若有若无，让人不舍得离开。

紫叶李开着小小的粉白色花朵，在紫色叶片的衬托下，分外醒目。这种蔷薇科植物，有一种不事张扬的妖娆。小小的粉白色花朵默默地、悄悄地在春天绽放它的馨香，常让我想起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的美丽诗句。

丁香就像是一大片紫色的云雾。它们静悄悄地盛开，静悄悄地败落，不忍惊动任何人。丁香的花朵寂静而不张扬，下着雨的傍晚，走在街头，满世界都是丁香的味道，那是一种沁人心脾的芳香，是一种可以让你感觉到幸福的花朵，于是对生活的爱便自这璀璨的、云霞一般的花朵中由内而外地生发出来。

桃花的花瓣是轻薄又柔软的，像蝉翼般轻透。我常常痴望着深粉色的桃花。有花朵的春天藏着我们无法言说的美丽。杏花绽放在山野里，绽放在村庄，绽放在庭院里，始终有着一种质朴

而纯真的气质。初开的杏花是深粉色的，开过几天之后，花瓣就开始变得有些惨白起来，有一种零落的伤感。

都说梨花千堆雪，梨花盛开的时节，那满树雪白的花朵卧在枝上，藏在时间里，一簇簇一团团地盛开着，望一眼便不能忘怀。

梨花的白，似云朵，似初雪，漫步树丛中，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风情园中。

海棠花盛开的时候，已经是晚春了。公园里的垂枝海棠和贴梗海棠恣意地盛开着，玫红色和橘色的花朵在绿叶间探出脑袋，艳丽而脱俗。海棠无香，最是那一树一树的繁花，它们不管不顾地盛开着。记得我曾仔细观察过垂枝海棠的果实，红色的小果子簇拥在一起，酸甜中有着些许的涩味，是做果酱的好原料。贴梗海棠的青色果实坚硬而苦涩，但据说有较高的药用价值，因了海棠在春天那一树繁茂的花朵，人们似乎也可以原谅它的无香。

一树又一树的花开，宛若一树又一树的春天。那些花儿，绽放在原野上、公园里、在路途中，绽放在我们的心灵里。柔媚的春天带来诗意和浪漫。因为有春天，有春天这一树又一树的花儿，我们更加热爱生活，才能执着面对生活的磨砺吧！